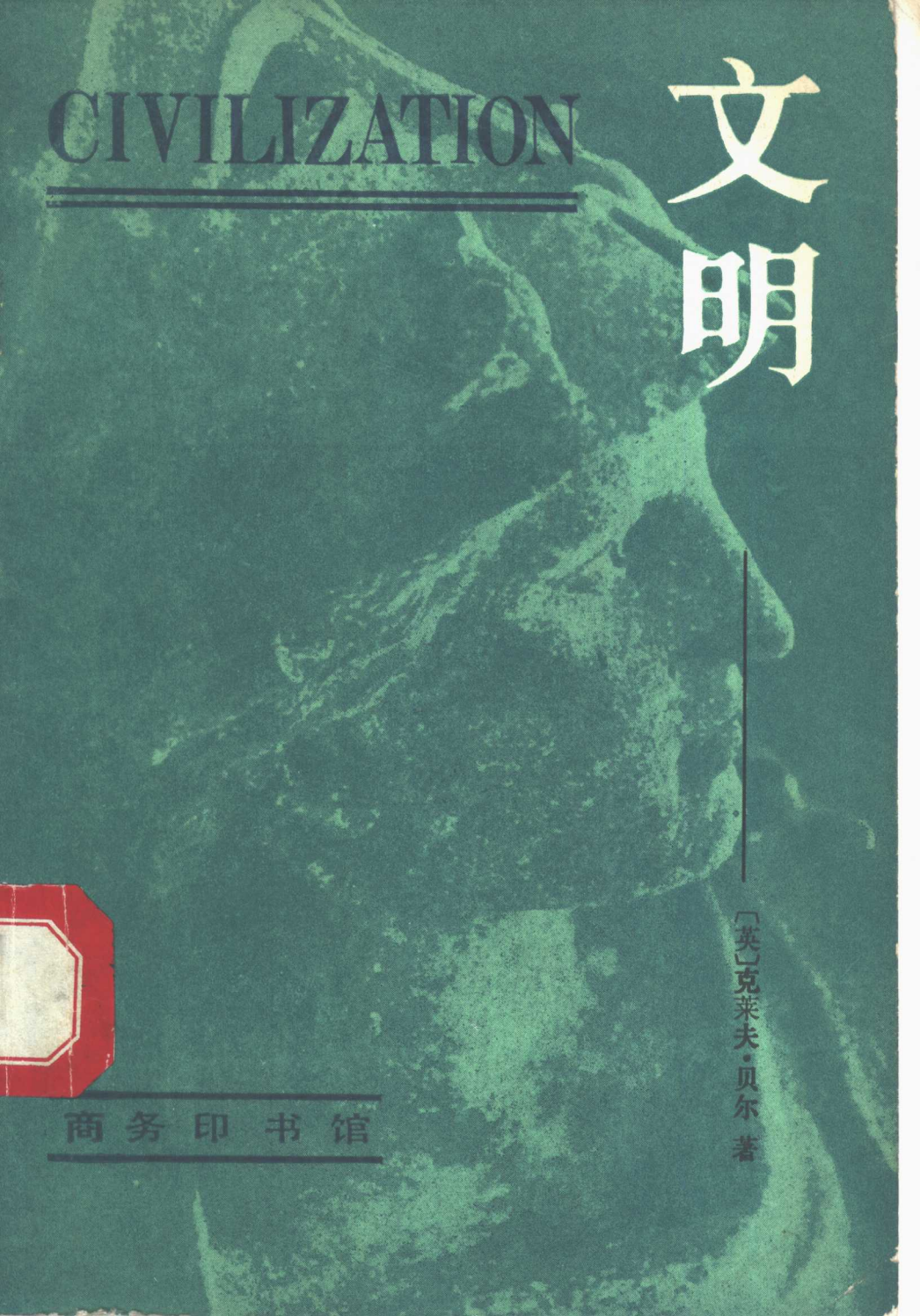




CIVILIZATION

文明

〔英〕克萊夫·貝爾著



商务印书馆

文 明

〔英〕克萊夫·貝爾 著

張靜清 姚曉玲 譯

李 活 校

商 務 印 書 館

1990年·北京

CIVILIZATION

an essay

by

Clive Bell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28

根据英国伦敦查多及温得斯出版公司 1928 年版译出

WÉN MÍNG

文 明

〔英〕克莱夫·贝尔 著

张静清 姚晓玲 译

李 活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752-6/B·97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60×1168 1/32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2 千

印数 4,500 册

印张 5 1/4

定价: 2.00 元

出版说明

克莱夫·贝尔(1881—1964)是英国的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本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场野蛮战争的实质,开始对参战政府及其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批判,在揭露统治者以“文明”为口号鼓动人们投入战争的虚伪作法的同时,他们也对“文明”的涵义作了认真的思考,并探索了人类通向社会进步的道路,本书可说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书中某些观点可作为我们的启迪和借鉴。例如作者认为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是文明的主要特征,而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则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作者在论述文明的传播和创造时不适当地过分强调和讴歌了有闲阶级、杰出人物的作用,宣扬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贬抑体力劳动和劳动阶级,则是十分片面的。

献 给 芙吉尼亚·伍尔福^①

最亲爱的芙吉尼亚，

谨将此短文奉献给您，使它光彩倍增。这并不仅仅是或主要是因为我指望您的芳名的魅力会使读者着迷，当然也不是说我把这件好事或任何其他一件好事归功于你我之间的友谊，会使我感到羞愧；而是因为，说真的，我这样做的动机比这些更崇高一些，也更有意思。因为我这个姗姗来迟而且命运不佳的小崽出生时，在所有我的好友当中，只有您一个人知底，它后来那些遭际您一直也都了解。只有您一个人知道，在我那一窝小崽中，最早成胎的就是这一个，其余的那些（只有几集短文除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由它而来的。早在您我都还年轻时，我就有了这个念头。您还记得吧，芙吉尼亚，在那些日子，我们大多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关怀着人类的命运。我写书的念头就是由此产生的，随即写出粗略的梗概。当然啦，我打算把它写成我的“巨著”，即准备探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重要方面的、定名为《新文艺复兴》的一部书。

“当时这只不过是幼稚的幻想，”我恍惚记得这是胡德^②在什么地方说过的话。然而，尽管当时我还很幼稚，却也已认识到：为了把我们所处时代讲明白，就有必要以实例说明它是从何而来的。

① 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以下脚注除有特别说明，一般均为中译者所加。——编者）

② Thomas Hood(1799—1845)，英国诗人、幽默家。

我原来打算在《新文艺复兴》中把当代艺术、思想和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都描绘出图景，方法是把作为文明的种种表现的这些方面的历史追溯到最早时期，一直写到当代、比如说写到1909年。但到1911年时，我已变得更聪明一些了——至少是又长了几岁——因而已能看出：我这个论题是无法驾驭的。因此，在第一、二次“后期印象派公展”的启发下，我就从《新文艺复兴》草稿中抽出一节，于1914年春以《艺术》这个内涵较广的简短书名发表了。

大战随即爆发。这次大战以及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的后果大大改变了我原来那些看法，这一点您不久就会看出。确实，我这篇短文和我过去在菲茨柔伊广场您的工作室里常常和您饶舌的那本书的区别主要就是那个划时代的事件造成的。这是因为，尽管这出大戏——我指的是那个颇为壮观的场面：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竭尽全力以政治和经济组织等手段取得或多或少是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把这些东西都说成是好东西——仍然在演，但舞台照明已是新的了。到1918年秋天，我就已经开始以与前不同的目光看待一切。我的意见和信念业已改变。当时作为目的似乎是有价值的那些东西现在好象依然如故；但当时我认为有可能成为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的东西，现在看来，却都已成为无稽之谈了。我已在用新眼光看老问题，而且有一阵子，我心目中这个图景还十分清晰，似乎还颇为有趣。于是我就在那年秋天，把那些龌龊逼仄的稿子翻腾出来，动手改写。

当时我的命运——更恰当地说是我的书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1919年初，我就发现我自己已经成了一位专业艺术批评家，而且几乎也成了一位专业风趣家，尽管这并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于是我再次抛弃完成我的“巨著”的念头，只从其中抽出一章，以《论英国自由》为篇名出版。我还觉得这是颇为美妙的一本短短的政论小书。但它并没引起任何人注意。可是我偏不罢休，我还要讲

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把写至 1918 年的旧稿续至目前这个沉寂时期，并从中抽出一篇讨论文明的短文的缘故。

您再也不会听到《新文艺复兴》的消息了。我从中抽出这篇文章之后，剩下的稿子早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喂了集中供暖的大锅炉了。这篇短文是你我都熟悉的那个老论点的精华，这场战争使它变了些样，我看再没别的使它变化了。因为自从大战爆发、俄国革命和意大利政变以来，并没发生其他事情，我也没读什么书，因而并没什么东西使我对文明的概念或可能达到文明的那些手段的概念有多大改变。这篇文字只是把我那些较好的思想和较好的日子收录一起备忘补缺而已。但愿上下文还连贯，印刷装帧想必不错。谨将此文奉献最亲爱的芙吉尼亚足下。

您的热情的朋友

克莱夫·贝尔^①

1927年4月

① Clive Bell(全名 Arthur Clive Howard Bell, 1881—), 英国艺术、文学批评家,著有《艺术》(Art, 1914),《塞扎内^②以后》(Since Cézanne, 1922),《普劳斯特^③》(Proust, 1929),《法国绘画述评》(Account of French Painting, 1931),《文明》(Civilization, 1928)。

② Paul Cézanne(1839—1906), 法国画家。

③ Marcel Proust(1871—1922), 法国小说家。

目 录

献给美吉尼亚·伍尔福.....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什么东西不是文明.....	13
第三章 文明社会典型	24
第四章 文明的特征：价值观念.....	41
第五章 文明的特征：理性至上	74
第六章 文明及其传播者	102
第七章 怎样创造一个文明社会	121

第一章 引言

在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这段时间里，英国及其协约国既然是在为文明而战，那么探讨一下文明的确切含意也不能算唐突吧。“自由”和“正义”这两个词语向来被认为是以极高的代价换来的。但是，为了“文明”，每天竟然要花上好几（我记不清是多少）百万英镑，这倒使许多认真思考的纳税人颇感惊异。在英国各项战争目标当中，“文明”这个字眼怎样上升到最高地位，其经过可说是一段奇妙的故事。因此，这段故事虽说不太切题，我还是禁不住要说，实际上也只有把它说出，才能弄清这篇短文是如何写成最后这个样子的。

“你们是在为文明而战。”把我们带进战争的最英明的领袖们就是这样大声疾呼的；甚至亲自去打仗的那些士兵也跟着高喊，“为了文明的缘故，大家参军入伍吧！”直至那时还从未对文明表示过半点兴趣的政治家和招兵的军士们这时也突然对这个抽象字眼儿产生了这么强烈的热情，真叫人大吃一惊。在这一惊之下，我也觉得该轮到我来喊一下了，于是我就大叫，“文明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啦，我并没真地喊出声来，因为在那个年月使劲喊叫这种玩艺儿就要挨抓坐牢。现在不同了：提出问题已不算犯罪，甚至连不忠都不算。既然如此，我倒很想问问，我们为它打仗、为它花钱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打算探索一下我们打仗的首要目标的本质。至于我的探索会不会终于有所发现，果然有所发现的话，所发现的东西又是否和《凡尔赛和约》有什么相似之处，仍是不那么清楚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英国参战是因为德国违反了一项条约。人

们认为打一场欧洲战争总比受了欺辱而不报仇好得多。一定要维护正义，房倒屋塌在所不惜！不折不扣地接受这种可怕的主义可能使善于思索的人们产生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很可能又已诱使负责向善男信女和自由派报纸的读者证明我们宣战是完全合乎正义的那些宣传家和政治家为了鼓舞士气，把战争的目的说成是为了保卫宗教。不管当时的原因是什么，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有一位(可能就是劳埃德·乔治^①先生本人，更可能是霍雷肖·博顿利^②先生)琢磨出这么一句气壮山河的形象语言：“以十字架和克鲁伯^③大亨们对抗”。而且，仗一打响，各报立即欢呼这是一场哈密吉多顿^④，于是，理所当然地，皇帝威廉二世就成了反基督的异端。还一口咬定，说他有尼禄^⑤的气味，这或许是因为人家说他喜欢欣赏音乐吧。岂只这些，还有各式各样的预言、兆头，天空也出现怪异，还有，蒙斯^⑥上空也出现成群结队的天使。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证明：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而且我们反对的人似乎就是魔鬼^⑦本身。然而，这位皇帝陛下却常常把一本叫作《和耶稣谈话》的小册子塞到小姐们手里，他这个习惯却未免使人神往。我们自己的人当中就有一些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把威廉二世比作魔鬼使人不大信服。再说，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对神采取的是不可知论^⑧的立场；日本天皇又笃信神道教，而我们却一味坚持自

① 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旧译劳合·乔治)，英国自由党首领，1916--1922年任首相，在英国制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中曾起重要作用。

② Horatio Bottomley.(1860—1933)，英国报纸编辑。

③ Krupps，德国埃森地区大军火工业家族，在由俾斯麦到希特勒时期德国军国主义形成中，一直起主要作用。

④ Armageddon，《圣经》启示录16章16节，善与恶的最后大决战。

⑤ Nero. 罗马皇帝(37—68，在位54—68)，著名暴君。

⑥ Mons，比利时城镇1914年8月23日英国远征军在和德军交战后，开始由此撤退。

⑦ The Devil，即撒旦，众魔之首，上帝的死敌。

⑧ Agnostic，认为上帝的存在和本质是不可知的，即不坚信上帝。

已这个武断的论点，不是有点儿不大礼貌吗？更何况，法国那些不信教的人们，日本那些歹徒，印度那些穆斯林和袄教信徒以及塞内加尔那些吃人的生番都纠合一起反对天主教的顶梁柱、已故奥地利皇帝。在这样的争吵中，把基督教的上帝这样深深地牵扯进去，不也是欠考虑的吗？于是，正当我们开始怀疑把这场战争说成十字军东征是否恰当的时候，一位审慎而有素养的人——我猜可能就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一位撰稿人——发现，协约国实际上真正反对的原来是尼采。

这个发现初面世时，可算立了一大功。尼采正是我们全体义愤填膺的人们的靶子嘛！他既是德国人又是诗人，在我们的统治阶级看来，这就已经够大逆不道的了。此外，据说他还瞧不起平庸之辈，于是中下层的人们厌恶他也就有了根据。打倒尼采！拿大棍揍死这个下流坏蛋！啊，这是多么称心如意的事啊！这家伙竟敢嘲笑自由主义者，却不赞成自由统一党人。他好象是个抽羊角风的、道德败坏的东西，一点儿绅士气味儿都没有。我们把他的事告诉工人，对他们说尼采是德帝国主义的喇叭筒，普鲁士诗人，专门给容克权贵溜须的马屁精。在我们这边，如果谁敢涉猎德国文学，还竟然丧尽爱国天良、对英国学术提出异议，我们就叫他卖国贼，把他押起来。这就是英法两国从正面抵挡尼采、保卫巴黎、俄国蒸汽压路机从背后包抄尼采的1914年大部分时间的情景。

可是，在尼采的进攻面前坚守堡垒也并非尽如人意。一则是处处采取守势总是憋气的事；再则，德文“尼采”这个名字(Nietzsche)也极其难念；此外，六个月前就曾听说过尼采其人的人，一万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现在却要跟他打仗，岂不显得古怪滑稽？我们需要打仗，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什么，而且还需要得到些什么。究竟是为了得到什么才去打仗呢？为得到比利时吗？即便不必说它龌龊，至少它似乎也太小了些；为基督教而战吗？似乎欠慎重；为均

势吗？早已过时；为保全本国？简直更是一点都不象了。我们多么渴望找到一个既响亮又鼓舞人心、同时又是人人熟悉的作战目标啊。这个东西应当使基督徒和不可知论者、自由派、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一贯好战的和从原则上就厌恶战争的人们，热爱玛丽·克莱丽^①的和对威尔斯先生^②有较高评价的，喜欢喝威士忌酒的和更喜欢阿斯特夫人^③的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无论是以《每日新闻》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以《每日快报》的意见为意见的人们，统统都能满意而自豪地让别人为它卖命的那种东西。于是乎，我敢说那些悟性较高的智者、那些具有历史感并了解自己的重要性的人们，首相或吉尔伯特·默里^④教授等等，必定恍然大悟，终于找到那个十全十美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争取它而打仗的那个东西——原来就是“文明”！于是乎，我又面临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之而战的文明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并不敢奢望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今天我已经不象原先那么幼稚了，不会再象上回用六万字给“艺术”下定义时采取的那种不可一世的独断态度了。不过，我也未尝不可以象一位英国将军用手杖下端在法国地图上指点着、大而化之地说，“你们的目标就在这一带”那样，不妨在一张一般概念图上划拉一大块说，“文明大概就在这一疙瘩。”

先从枯燥无味的显而易见的事说起吧。假设文明是好的——这似乎还说得过去吧，不然就很难指望我们为了它肯于花这么多钱了。如果文明确实是好的，情况就必然是这样：它或者是作为目

① Marie Corelli(1855—1924)，极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

②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著名英国作家。

③ Lady Astor, Naly Langhorne(1879—1964)，女子爵，英国第一位女议员。

④ George Gilbert Aime Murray(1866—1957)，英国古典学者。

的是好的，或者是作为手段是好的。那么，除非我们所谓的“高度文明的社会”指的是理想的社会或绝对的完美或天堂，不然的话，文明就不会是目的。但实际上平常我们又谈论文明的毛病和罪恶。这就说明，我们大多数人把文明只不过看作一种手段。天堂超乎文明的人间之上。某一社会或许已经彻底文明化，但仍然够不上理想。因此，我即将描绘或者说试着描绘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好境界，而是通向“美好境界”的特定手段。对这种手段的估价本文稍后再谈。目前我们只需先就下面这一点统一认识就行：既然文明是好的，一般又都认为只有以好的心理状态作终极目的才算是好的，因此，可以假定文明是达到最佳精神状态的一种手段。当然啰，这也是为什么为文明而战的人们在赢得战争的胜利时就这么欣喜若狂的吧。

请注意，把文明说成是达到美好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手段。这一点我感到非说清不可，这是因为，认为达到美好的手段如果不是唯一的手段的话就根本不成其为手段这种观点近年越来越流行。科学在一些思想家心目中——也许应当说在一些作家心目中，已经这样地落到了失宠的地位。这些人，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并没提出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过是说除科学别无他物的世界缺乏热情和美。有一种意见认为热情、美和科学可以同时都是好的。但在国内外被人们奉为活菩萨的那些富于奇思怪想的新式巫医一听到这种意见就深恶痛绝，这我实在摸不着头脑。文明当然不是达到美好的唯一手段。比如生命，它既然是产生任何一种精神状态的必要条件，因而也就是达到美好的一种手段。太阳和雨水是维持生命的手段，因而也是达到美好的手段。无疑，生命、太阳和雨水也是达到文明的手段，因为没有它们，文明便无从产生。但它们本身并不就是文明。它们是达到美好的手段也并不仅仅因为它们也是达到文明的手段。实际上，生命、太阳、雨水、面包、酒、

美、科学和文明都是达到美好的手段。应当注意的是：美是达到美好的直接手段；而文明则是间接的；太阳、雨水和生命尽管是带根本性的手段，但距离目标却十分遥远。

我本来不必费这么多笔墨说出我这个意见，但因为我预见到我这个看法会引出另一种意见，尽管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但已接受上述较为明显的那第一条意见的人们有时却忽视后一条——特别是当他们敦促笔者为文明的利益干这干那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这后一条意见就是：文明既然不是达到美好的唯一手段，那它就不可能是达到美好的随便哪一种手段。^①当然，假如文明是达到美好的唯一手段，就可推知：凡是有利于美好的事物自然就都是文明的一部分。但文明实际上并不是唯一手段，于是我们就非进行正确选择不可了。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人手里，松子酒和《圣经》无疑是达到美好的手段；但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把他们自己运进未开化各国的那些东西都叫作文明，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头的，可就颇成问题了。不能言之成理的、固执己见的信仰、盲目的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忠心常常是使人达到崇高精神境界的手段，因而也是达到美好的手段。但这些东西并不是文明，事实证明，它们常常对文明有害无利。文明是达到美好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为自己喜欢或尊重的东西都属文明之列；也不要认为文明把我们喜欢的那些品德和善行一概囊括无余。在吃烤羊肉和学玄学这两件事中进行挑选，选择前者的人可能比选择后者的人多得多。然而，如果只根据这个情况就想当然地认为在这两种令人羡慕的行为中，吃烤羊肉比学玄学更文明，就未免轻率了。文明不是达到美好的唯一手段，也不是达到美好的随便什么手段，而是一种特殊手段。根据协约国政治家的

① 意谓它是一种特殊(或特定的)手段。

意见,而且我也有更可靠的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即使如此,我们距离发现文明为何物还远得很呢。

把一生大部分岁月都献给这方面研究的人们有较好的条件了解,英语过去分词civilized(拉丁文用形容词civilis)常常是用来对一个国家或社会(civitas)的属性作出的判断,这样用这个字是正确的。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人往往用“police”这个字表达“civilisé”的意思,而大家都知道,希腊字πολις的意思是“城市”。我们所说文明时代,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繁荣昌盛的社会是业已文明的。人们大都认为“文明”(civilization)或“文明风貌”(civility)是在有组织的人群中产生的,这是极其正确的。用这类词语对人或说对市民(cives)的属性作判断就不那么普遍了,而且这样做也不大对头。但是,即使是并未被动名词和带^π的希腊动词把头脑磨得锐敏的人们也猜得出,文明必然是业已文明化的一个个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也猜得出,企图理解文明的本质的任何尝试或对其存在进行的任何解释,都会无可避免地直接导致对人的研究,因为文明是由人创造并保持的。而且,单凭常理就可以知道,对个人进行评价比对象国家或社会这样空泛的、方面众多的实体进行评价的好处和近似程度都大得多。一个人的情况总是抓得住摸得着的。关于英国的约翰·史密斯或中国的魏兴的各式欲望和特点,我们可以说出一些相当明确而肯定的东西。但是,关于英中这两个国家我们能说出什么很肯定的东西呢?我们谈论“中国的荣誉”和“英国的利益”时,指的不可能是什么明确而具体的东西,甚至可说空洞无物。英伦三岛全体居民并不是都有同样的利益,全体中国人的感情也并不一致。然而,对某一位特定的中国人,我们却能满怀信心地说出他占支配地位的感情是什么,也可以十拿九稳地把史密斯所赞成的某种行为方式找出来。谁都知道,英国当时假如忍让到底、不对德国宣战,那它就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但我却敢说史

密斯并不是这样，他仍然会把鼻子翘得高高的。

情况既然如此，读者也许以为我将首先尝试把构成一个文明个人的特点找出来，从而找出文明的本质。按说这应当是合乎逻辑的顺序。但下述事实不允许我这么办。情况是这样：有些社会，人们几乎一致同意说它们已经达到文明程度，甚至已具有高度文明；但对个人说来，这么一致同意的情况却根本没有。既然我的大目标是弄清楚什么是文明，就应当首先下些工夫把公认的文明社会的一些特点找出来。我之所以在研究“文明的人”这个实体以前首先考察“文明的社会”，就是因为有普遍承认的文明社会的典型^{*}

然而，这两者我都不先说，而是先从公认的不文明的社会说起。这是因为，把这种社会的种种特点找准了，就可以得出一些至关重要的反面的结论，也就是说，知道什么东西不是文明。一个野蛮社会的任何特点都不可能是文明社会的特点，它决不可能是我正在寻找的使文明和野蛮区分清楚的那种特点，而且决不可能属于文明的本质。只有在弄清楚哪些东西不属文明之列以后，我才能在公认的文明典型中寻找它的本质。我就是打算用这个办法弄清文明究竟是什么。当我在这类典型社会中找到——假如我还找得到的话——在野蛮社会里找不到、而又是各文明社会共有的特点之后，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前一部分。那时我就算已经发现了区别于野蛮的、文明的诸特点。

我想先把一条道理仔细说说。如果我打算让读者信服、从而愿意接着读下去的话，我讲的道理就必须以读者认为合乎情理的一些假设为前提。也就是说，我必须对公认的文明社会和公认的不文明的社会进行考察，从中找出文明的特殊性质。上文已经说过，在文明还是野蛮这个问题上人们确实有一致意见的既然只有社会，因此，我只有从社会里而不是从个人身上去寻找文明的显著特征。找到这些特征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们的来源了。而

这种源泉又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下文将看到，有那么一批人就是文明的源泉。如果沿着这条思路再走下去，进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指望用扶植原因的办法使结果更为丰硕呢？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是否可以促使文明发展这个问题。这样的考虑将无可避免地使我们发现：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造就并保持大批高度文明的人。但目前我必须首先考察一些社会以便找到我打算找到的那些特点，因为只有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中才可以找到公认的文明和公认的野蛮的实例。至少有两三个社会，其高度文明在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们看来是无可争议的。我将以这几个社会为好社会的典型。另外还有三、四个常常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高度文明”的社会；但在能否给它们这个光荣的头衔这个问题上，有人争论得很厉害，而且都有硬邦邦的论据，我只好不提它们了。

正如有一些公认的文明社会那样，也有一些是举世公认的野蛮社会。你可能认为这些野蛮社会比文明社会更可爱，你可能更喜欢或者认为自己更喜欢它们。但人们却异口同声地承认它们是野蛮社会。人类学家甚至还因此到那里去寻找原始人生活情况的痕迹，即在千千万万年以前，他们已经不再是野兽的时候、或至少是在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候留下的痕迹。这些令人敬爱的人类学家曾经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那些野蛮民族当中最野蛮的民族的风俗和信仰。我就是想从他们的研究中至少要了解哪些东西是不文明的。请记住，任何特点，无论多么高尚，只要是在野蛮人群里有的，就不可能是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的特征。当然，野蛮社会的这类特点，文明社会也可能有，或是作为全人类古今共有的属性存在，或是作为野蛮社会的残迹存在。而且，这类特征还可能很可贵、很吸引人，是许多、甚至大多数高度文明的人们都有的，远不是野蛮人独具的。但因为它们并不是文明社